

2018年8月25日 星期六

全文检索

请输入检索关键字

搜索

高级搜索

[当前位置](#)： [首页](#) > [党史研究](#) > [抗战记忆](#)

米店老板娘钱珂芹

发布日期：2015-07-21 访问次数：600 信息来源：张宪成、赵坤华整理 字号：[大 中 小]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破坏国共合作，多次发动反共高潮，妄图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。国民党鄞县县长、宁波专员、宁警总队指挥官俞济民，反共特别凶狠，派特务四出活动，盯梢、追踪，侦查逮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，破坏地下党机关，杀害共产党员。

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开辟敌占区的抗日根据地。许多女共产党员，像保姆一样，用各种形式掩护地下党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。在一条无形的战线上与日伪、顽开展斗争。她们的工作是平凡的，却关系着党的生存和发展，关系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。

钱珂芹是其中之一。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曾两次北撤，两次南下，将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事业。1992年于杭州逝世。

1940年，国民党鄞县县长兼公安局局长俞济民，派特务四出活动，经常突击查户口，尤其是对没有女眷的光杆户作为重点侦查对象。地下党中共鄞县县委，由于特务的追踪盯梢，县委开一次会，有时要转移二三个地方。因此党领导的抗日群众运动，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。

上海美亚四厂女工钱珂芹填好入党志愿书不久，突然被地下党组织找去谈话：“你在宁波有没有男朋友？”年轻姑娘内心害羞，支唔地答：“没有”。

“不对吧？你有一个姓周的朋友，在宁波做重要的工作。他要求你也调到那里去和他一起工作”。

钱珂芹想起了几天前，爱人周飞的来信，使她回忆起童年的悲惨生活，想到党和周飞对自己的启蒙教育，内心充满了欣喜和忧虑。

钱珂芹原名叫瑞华，1919年出生在浙江嵊县三口村一户贫农家庭。当她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时，就受到了严重的封建思想迫害。30多岁的父亲对她妈妈说：“生下如果是女孩子，就把她弄死”。她出生后，妈妈和接生大娘拉住父亲苦苦哀求，才保住了这个小小的生命。

钱珂芹的父亲患哮喘病，家庭经济困难。她7岁时，父亲带她母女到萧山寻求生路，8岁进一家丝厂做童工。人小身矮机器高，她站在一条小板凳上，一天劳动12个小时，只8分钱工资，工作稍不顺资本家的心，就被工头抓辫子痛骂挨打。她哀求妈妈不去做工，妈妈先是劝哄，继而威吓：“你不去做工，在家一日打你三顿。”妈妈流着眼泪真的忍痛打了，“娘没有办法，你不去做工，家里就要没饭吃……”为了分担家庭的困难，她就答应妈妈再去上工，但是最后，因钱珂芹织的丝被工头检查出来不合格，她被打了一顿，开除出厂。

妈妈又托人介绍到一家纱厂做童工。这家厂三班制，钱珂芹年幼，有一次上夜班累得实在熬不住了，打起瞌睡，小辫子险些被机器扎住送掉了性命。

1929年，母亲在一家工厂烧饭，被工厂工头霸占去了，父亲气得自杀，幸被工友发现劝阻住。父亲不能在萧山住下，带着钱珂芹回到嵊县老家。家贫如洗，父亲又把她卖了30元钱给一家开赌场人家做童养媳。12岁的钱珂芹，承担着这一家的家务劳动，放鹅、放猪、磨豆腐。公婆还逼她去偷农家作物，供作赌徒的点心。第二年，公公暴病死，婆婆骂她“白虎精”“扫帚星”……一天几次

挨打。她像落了油锅入了地狱。15岁时婆婆病死，她偷了红绿贴（旧时结婚证）跑回家里，不幸父亲病故。又托人介绍去上海美亚工厂做工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暴发，上海失守，钱珂芹逃难回家，给人养蚕、采茶、做佣人，屡受逼嫁和坏人欺侮，迷信思想又在她心中升起，悲叹命苦。在堂妹的介绍下，她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嵊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周飞。在周飞的启发教育和接济下，认识到自己的悲惨童年，不是命生得苦，而是封建制度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原因。

钱珂芹又向人借了川资，回到上海，进入美亚四厂做工。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参加抗日募捐活动，参加工厂夜校学习文化。讨论抗日形势，穷人为什么穷，为什么要受压迫受剥削……她的阶级觉悟提高了，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美亚四厂地下党领导同志望着沉思的钱珂芹问：“你去宁波男朋友那里工作愿意吗？”

“服从组织需要。”钱珂芹羞怯地说。她很快收拾随身行李，告别了工友。4月来到宁波，与周飞建立家庭。承担起掩护县委机关的重任。

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周飞、组织部长秦加林和宁绍特委组织部长竺扬，都是脱产专做地下工作的，被称为职业革命家。他们每人每月由组织发给五元津贴维持生活，（包括吃、穿、住、行和交际费）生活十分艰苦，一日只能到饭摊或小饭店吃两餐最低级的饭菜。买不起牙膏、牙粉，刷牙用食盐代替。数个月或半年才洗一次澡。买不起肥皂，洗脸的毛巾又黑又黄。身上衣服生满虱子，又肥又大，坐下吃饭或看书看报，就是伸手抓虱子，身上抓起斑斑血痕。

钱珂芹看到县委领导生活这么艰苦，还日夜冒着生命危险，为抗日救亡而奔波，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积蓄，买来简单的灶具和碗筷，买米买菜，搞了个机关小食堂。改善县委领导生活，每天吃饱三餐饭，不再上饭摊过半饥不饱生活了。她还给他们添置了必要的更换衣衫，买了肥皂，从老虎灶打来开水，消灭“革命虫”。每当周飞去远地开会或其他革命活动，她就与邻居聊家常，建立感情，做好左右邻舍的工作。按周飞交代的规定的没有回家，就处理好窗口的标记，使来联络的同志作好应变，保证机关和同志们们的安全。县委在楼上开会，她在楼下洗衣服、做饭放哨，注意特务的活动。

三四个月之后，钱珂芹带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了，又发生了经济恐慌。县委为了不使机关住得时间长了暴露目标，把机关从江东转移到西门外的汪弄，她除了掩护机关，白天还去汪弄小学为老师烧饭做清洁卫生工作，这所学校是地下党的联络站，校长胡健是县委组织部长金如山的爱人，一个教师也是地下党员，名叫朱虹。另一个也是接受党领导的进步青年。钱珂芹在汪弄小学工作，每月拿五元工资，解决生活困难，又负起学校与县委联络员的工作。

不久，为了开辟鄞东区的工作，县委决定，派钱珂芹去东钱湖畔殷家湾大昌布厂当工人。她在大昌布厂工人中开展工作，与党员邱阿姣培养发展了4个党员，建立支部，支部书记邱阿姣（后为钱珂芹）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在殷家湾村租了一间破旧平房，作为区委县委联络点。

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破坏国共合作，发动反共高潮。中共宁属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、要“精干隐蔽，积蓄力量，长期埋伏，待机而动”的指示，指出面目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，要有计划的撤退到抗日根据地——到解放区去工作。决定周飞、钱珂芹首批撤退。1941年2月，钱珂芹转到鄞南前王村，在周飞隐蔽的小学里生了孩子，然后由周飞把刚刚满月的孩子送到嵊县老家，托南庄一家老百姓寄养。然后随周飞一起往苏北进发，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。

一年后，钱珂芹接到家里来信，女儿病死。同志们知道了都为她难过，她却忍着悲痛说：“少了一个累赘，我可以更专心的做革命工作了。”

1943年初，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，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浙东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。钱珂芹随周飞和一批新四军干部又回到浙东，她回到四明专署（特办）政治工作队做民运工作，在加湖、南王和慈南发动群众，开辟根据地。

过了不久，四明地委书记陈洪把钱珂芹找去谈话，派她到鄞西建立鄞奉县委机关开展工作，公开的面目是一月米店，掩护以周飞为首的县委。她听说又要做秘密工作，思想不通，向四明地委书记陈洪提出：“做秘密工作对我损失太大，不要叫我去。”陈洪耐心地对钱珂芹说：“做秘密工作，有许多重要的报告听不到，有不少会议不能参加，你做公开工作的经验和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，一时也用不上了，这对你个人与工作是有很大损失的，但是党和周飞的工作需要你，而且又是别人代替不了的，所以你应该服从组织的分配。”

钱珂芹感到再无理由。但是思想上还要求做公开工作，于是她又对陈洪说：“我服从组织分配，但是做惯了公开工作，到鄞西这个新环境，秘密工作叫我怎么做？”陈洪微笑着说：“你去苏北前，在宁波掩护过机关，有许多经验。当然，去鄞西的秘密工作有新的特点：鄞奉县委除了领导五六个不公开的区委和一个直属乡支部外，还要领导一个挂在国民党郭青白支队的林大队。你的任务就是到鄞西梅园乡建岙村开一升米店，公开老板是周飞，实际负责人是你这位老板娘，地委派政治交通员魏梅仙做你的助手，拨伪币给你做本钱。”

钱珂芹拿了地委介绍信，和魏梅仙一起到了建岙，找到周飞，魏梅仙改名钱爱琴，作为钱珂芹的堂妹妹，对外说是米米店帮忙的，周飞陪她到地下党预先准备好租来一间背山面路的楼房，这间屋楼上分前后两间，后间有一个窗口靠山，供县委作开会场所，有紧急情况就可以从窗口跳上山。沿山岗有山路通往大雷等地，前间是寝室；楼下也分前后间，前间是营业的店堂，后间做厨房。

钱珂芹托人到鄞江桥买了箩筐，售米的升斗，两只锅子和一只脸盆等炊事用具和生活用具；并同钱爱琴到牌门楼等地与人一起把地下党预先准备好的谷子，运到建岙米店。但是要把稻谷磨成米，却没有工具。钱珂芹去向村上群众借工具，开始时钱珂琴不仅借不到工具，还听了不少的冷言冷语：“你们会开米店，为啥用具也买不起啊？阿拉是不借的。”“做生意不像做生意，老游不像老游”。“……”她听了心里明白：郭青白的游击队，群众纪律极差，抢劫掠夺，鄞西群众称之为“游吃队”“游劫队”“老游”，群众把自己也怀疑为游击队了。但是做秘密工作不能暴露身份，也不便向他们多人作解释，在这与伪军和顽军斗争的复杂环境中，万一说一句不妥当的话，敌人是会分析出她的身份的，后果将是难以想象，一时急得眼泪盛眶，她竭力抑住心中的痛苦，不让泪水流下来，又一户一户地去向群众恳求。

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这是善良人的共性，钱珂芹的哀求，引起了人们的同情，西头一个阿姆看到钱珂芹的焦急心情，也帮助她一道恳求，终于借到了磨谷的工具。物主说：“这次你拿去用，米做好马上还回来，下次不要来借了。”她和钱爱琴费了很大的劲，把稻谷加工成米，开始营业。

做掩护机关工作，不好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，只好根据当地群众的实际和风俗习惯，与群众逐步建立感情。建岙村妇女家家户户编织草席。为了接近群众，和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，钱珂芹和钱爱琴，抽空就向他们学习打席筋、织草席。邻家孩子衣服鞋袜破了，就主动地帮助缝补。米店赚了钱，过节时买几条大黄鱼，煮熟，头尾留下和爱琴改善生活，把好的鱼肉分给四邻群众，一户分一碗，表示对自己帮助的谢意。邻居家庭闹纠纷，婆媳吵架，就积极帮助劝解。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工作，她在媳妇面前多说婆婆的好话，劝媳妇要尊敬婆婆，要多听婆婆的话；在阿婆婆面前，多讲媳妇的优点，“你媳妇整天织席子，又要做饭带孩子，够辛苦的，她有缺点和不对的地方，你要耐心教育，不要骂”。

一次，钱珂芹找一个经常吵架的郑贵木妻子谈心，劝她要尊敬婆婆，说：“以后你自己也要做婆婆的，现在不尊敬婆婆，以后你做了婆婆，媳妇如不尊敬你，骂你，你心里好受不好受？”这些劝说，被在隔壁的贵木娘听到了很是感动。人比人，心比心，媳妇婆婆听了都很高兴。从此，这对婆媳和睦了。贵木娘亲自跑到钱珂芹家里说：“阿芹啊，上次你向我借工具，我没借给你，急得你快要流泪，我现在想想真难过，对不起，以后你谷买来要用什么工具尽管来拿”。从此，贵木妈碰到人就讲：“阿芹真是个好人人！”

后来钱珂芹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，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及其子女的时刻，她冒险收留抚养钱珂芹的大女儿，当时只一岁半，抚养时间长达八年。

钱珂芹对贫穷群众不但同情，而且尽力帮助解决燃眉之急。一天，一个老太婆砍来一担柴，对钱珂芹说：“家里没有米”，要把柴卖给她换米吃。钱珂芹答应了，并且多给老太婆一升米。老太婆高兴极了。村上有的困难户没有钱买米，向钱珂芹赊米，她都赊给她们。这些困难户无米下锅暂时解决了，都很高兴，很多人成了党的积极分子。但是钱珂芹为了为节省党的开支，自己生活非常节俭，可以省的都节省，一只面盆早晚洗脸，烧饭时当锅盖，一物多用，周飞出去，晚上点灯只点用一根灯芯。

一天下午，一个身穿长衫，肩背钱搭的商人走到米店对钱珂芹说：“老板娘，你们生意可好？我是向你们讨钱清账来的，我的这笔谷钱可还清了吧？”钱珂芹一看是地委陈书记，忙回说：“王老板，周飞先生在楼上，楼下地方小，请上楼和他当面清算吧。”立即呼爱琴带陈洪到楼上和周飞谈工作。她一边做买卖，一边望风观察周围动静。提早打烊，借口天快黑了，要陈洪留宿。叫爱琴

通知县委同志晚上7点正悄悄从后门进来开会。县委会开到半夜，钱珂芹和爱琴分别在前后门放哨，保护陈洪和县委同志的安全。

1943年夏，新四军浙东三支队经常到鄞西活动。有时就在建岙宿营，支队长林达由通讯员陪来夜访“米店老板”秘密与周飞商讨党与地方与林大队如何同主力配合行动。一天中午，钱珂芹在溪坑边洗衣服，和她在苏北一起工作一起打埋伏的宋丹辉被派到三支队做医务工作。她不知道钱珂芹现在是做秘密工作的，战友重逢热情地高喊：“珂芹！珂芹！”钱珂芹悄悄地向宋丹辉使了个眼色，头也不回默默地走开了。在旁边的老百姓以为珂芹没听见，马上喊：“珂芹，部队女同志叫你！”秘密工作的纪律，不允许她与共患难的战友在这特定的环境相认。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，为了党的伟大事业，在这突然造成的困境下，钱珂芹对旁边的老百姓解释说：“她认错人了！”宋丹辉看见钱珂芹的冷淡态度，开始惊呆了，但立刻领会，悻悻地走了。

“九五”事变前夕，米店关闭，县委机关转移，在新四军浙东纵队和林大队配合袭击下，郭青白带部队越过鄞奉路逃窜到宁海去后，鄞西除鄞江桥等少数伪军据点外，全部解放，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公开抗日根据地，钱珂芹结束了做秘密工作，先后任章水区委、鄞江区委组织委员兼民运工作，她发动妇女，组织妇女，动员她们做军鞋，慰问前线，组织农会，搞减租减息，发展生产，组织打猎队，保护农作物等工作。

在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最激烈的紧张阶段，钱珂芹调到凤岙上阵村做民运工作，鄞奉县委为了避开和减小牺牲，决定除了少数仍坚持原地斗争外，大部分地方干部都集中到县大队一起打游击，有病体弱的，不能跟部队行动的，利用各种关系到宁波城里，或其他地方暂时隐蔽。当时钱珂芹已怀孕几个月，她自信自己与上阵村群众关系好，不会出大的问题。坚持在上阵工作。一天晚上她和一个坚持的女同志召开群众会，宣传形势，安定民心，鼓励斗志，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。开会的消息被在邻村的便衣队知道了，第二天一早，反动派包围了上阵，要抓两个开会的女共产党员，钱珂芹为了不连累上阵村群众和住户老大娘，她向老大娘提出要到外面去躲避，老大娘死不肯放，把她作为从上海回来做产媳妇掩护下来。

徐婴被捕后，钱珂芹急于把消息赶快报告县委，对老大娘说：“我有急事要出去”。在老大娘的设法下，和她的侄子装做假夫妻到凤岙市去赶集，混出了敌人的封锁线，和黄建英会合，把消息送给县委。

县委考虑到钱珂芹快要生孩子，决定她暂时到宁波隐蔽埋伏，后又转到西郊石契乡冯家张林湘、张晓湘家隐蔽。最后，转到慈爱南徐鲍陈，1944年4月，生下女儿周毅勤，满月后，就要求工作。

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，钱珂芹回到章水蜜岩，边工作边带孩子，和其他民运同志一起，恢复农会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，培养发展了五六个共产党员。

1945年春，钱珂芹到鲁迅学院学习，结业后，回鄞西做民运工作。

9月中旬，钱珂芹调到四明山最高点之一的茶壶厓村做开辟工作。这是一个偏僻地少的山村，老百姓靠卖柴和开山种杂粮为生，离集镇远，交通十分不便，生活非常艰苦。钱珂芹经过调查，组织山民会，利用竹木资源多的优势，搞简单的竹木加工，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。一天，她正在和村干部研究解决一位孤老太太生活困难的时候，突然通讯员送来紧急通知，立即到陆家埠集中，通讯员说：“首长交待今晚一定要赶到”。钱珂芹和战友们在夜里越过高山陡岭，后半夜赶到了陆家埠。一位首长把钱珂芹叫进一间房间，向她传达了华中局和区党委北撤的命令，说：“北方的生活很苦，你回家隐蔽坚持斗争，还是跟着北撤？”

钱珂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生活艰苦不怕，我坚决要求跟着部队北撤”。当晚钱珂芹编入北撤的干部队，留下了一岁半的女儿，第二天，跟着部队北撤。投入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去。

【打印本页】 【关闭窗口】

网站地图 | 隐私声明 | 版权声明 | 联系我们

地址：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邮编：315100 联系电话：0574-87525325

版权所有：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史办公室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

建议使用IE6.0以上版本，1024*768分辨率 总访问量：

